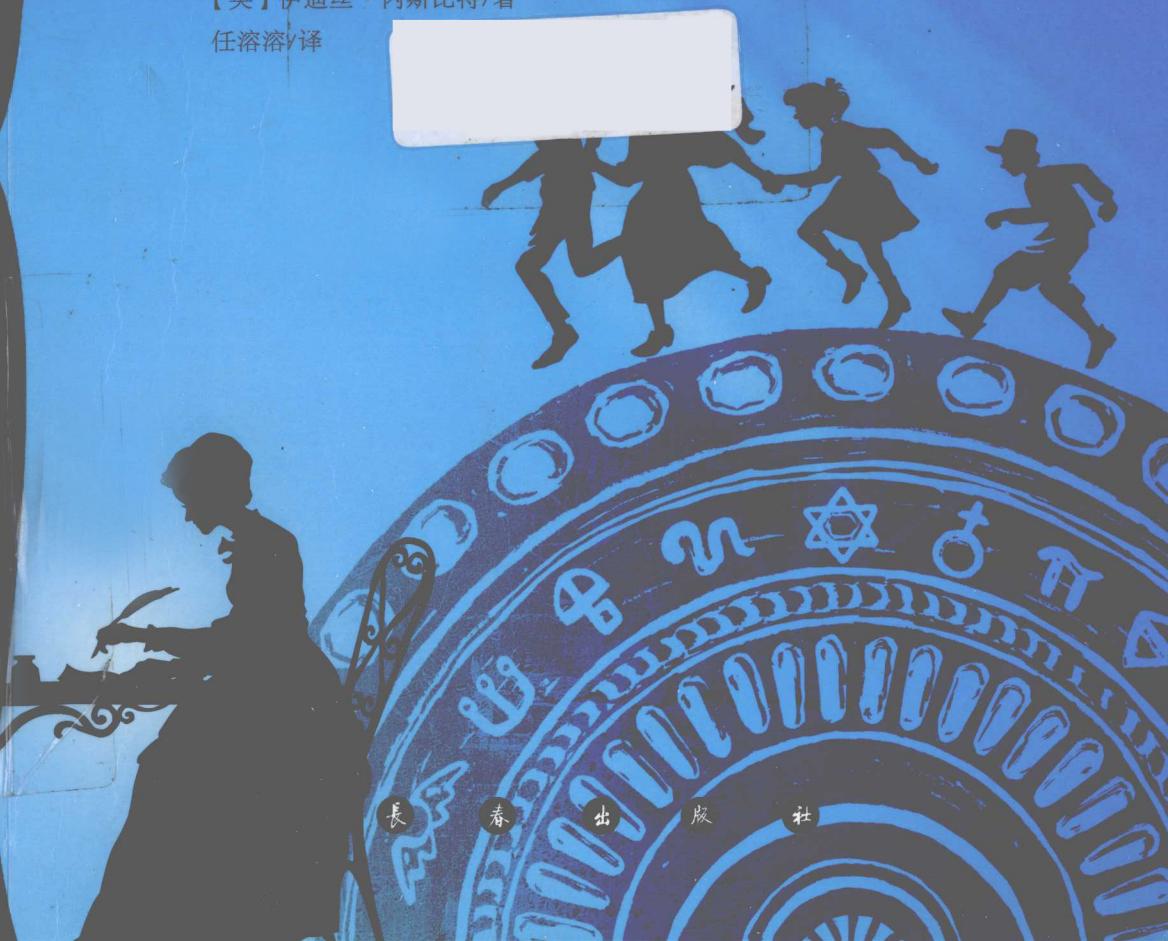


现实中的魔幻世界 冒险中的成长历程

四个孩子 和一个护身符

【英】伊迪丝·内斯比特/著

任溶溶/译



長 春 出 版 社

内斯比特幻想小说系列

四个孩子和 一个护身符

【英】伊迪丝·内斯比特/著 任溶溶/译



良 香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个孩子和一个护身符 / (英) 伊迪丝·内斯比特 (Nesbit, E.) 著; 任溶溶译。
—长春: 长春出版社, 2010.5
(内斯比特幻想小说)
ISBN 978 - 7 - 5445 - 1226 - 8

I. 四… II. ①伊… ②任… III. 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英国 - 现代
IV. I561. 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6701 号

四个孩子和一个护身符

著者: 伊迪丝·内斯比特

责任编辑: 王士娟

封面设计: 米罗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: 0431-88563443
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561180 读者服务部电话: 0431-88561177
地 址: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邮 编: 130061
网 址: www.cccbs.net
制 版: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
印 刷: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24
字 数: 184 千字
印 张: 11.5
版 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431-84652148

一位伟大作家和她那永不褪色的故事

彭 懿

阅读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之前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位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。

她的名字叫伊迪丝·内斯比特。

这是一个辉煌的名字，在我国虽然还鲜为人知，而在西方她却如日中天。伊迪丝·内斯比特是一位儿童文学女作家，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上上个世纪和上世纪初，也就是说，距离今天有一百年了。然而，直到今天，她一百年前写的那些作品还在畅销不衰，还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读者。

她就宛如一颗长尾彗星，其光芒从19世纪一直横亘到20世纪的天空。难怪日本出版的《英美儿童文学》一书甚至不忌溢美谀词之嫌，这样写道：“伊迪丝·内斯比特不仅是英国儿童文学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巨星，也是20世纪儿童文学的伟大源泉。”

这话一点儿不假。伊迪丝·内斯比特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幻想小说，如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《五个孩子和凤凰与魔毯》《四个孩子和一个护身符》《魔堡》，甚至成为整个幻想儿童文学的奠基

石。

在她之前，英国还曾出现过三个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，他们分别是写过《水孩子》的金斯莱，写过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的卡罗尔和写过《北风的背后》的麦克唐纳。但在他们三个人的作品中，作为主人公的孩子们，是从现实生活中进入到了一个非现实的世界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幻想世界中。这离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太远，作为读者的孩子们还感受不到自己的影子。

但伊迪丝·内斯比特不同，她在自己的作品中，不是把现实中的孩子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，而是把幻想世界的人物带入了孩子们的日常生活。这就大大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，这让孩子们觉得，这故事是说的他们自己、他们自己身边的故事，而不再是“很久很久以前”的故事了，从而使作品拥有了批判现实的力量。

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。

一百年后的今天来读这部作品，你可能觉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，那是因为一百多年来，有太多的人模仿伊迪丝·内斯比特的写作方法，写了太多这样的小说的缘故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伊迪丝·内斯比特才是第一个以这种手法写故事的人。

所以我要说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是一部先驱性的作品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伊迪丝·内斯比特试图尝试这样一个实验：如果把本来具有惊异魔力的非现实世界的人物、东西移入到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来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？就像鱼儿如果离开水就会失去活力，最终死去一样，尽管能在非现实世界里大施魔法，一旦把他们移到了现实里，魔力便会慢慢地消失，结果酿成一场场悲喜

剧。因为选择现实作为故事的舞台，原本存在于“这个世界的时间之外”的“其他国度”的人物、东西，自身就必须驯化于现实的风土里。

因为这种魔力的衰退，幻想小说本来的机能即创造在现实中绝对不可能玩味的惊异，遭到了明显的削弱。但是，作为一种代价，作品的现实性得到了增强，更具有说服力，由此也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。

伊迪丝·内斯比特作为先驱者开创的这种幻想小说的写法，成为日后英国幻想文学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，并影响至今。

让我们来看看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中的怪物，是怎样来到现实中的吧。

故事是从一个搬家的日子开始楔入的——

新居不远的地方有个沙坑，四个孩子把在婴儿车里酣睡的小弟弟抛在一边，在沙坑里挖开了。突然，从沙子底下钻出来一个怪物，一双蜗牛般凸起的眼睛，身上乱蓬蓬的毛像猴子一样。它自称“沙仙”。

它的魔力引来了孩子们的欢呼，他们成了如胶似漆的好朋友。沙仙有一种魔力，就是能当场把孩子们的愿望变成现实。“把我变成一个美丽的公主”“我要山一样多的金币”……然而可惜的是，这一魔法持续的时间极短，太阳一西沉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尽管这样，孩子们还是争先恐后地提出一个个变身的愿望。一

天天，愿望的实现和消失在轮回。从“不可能”进入“可能”，故事就在这种异质的时间与日常的时间里往来穿插的形式中收尾。沙仙再也没有出现……

有人忽略了这个蜘蛛似的怪物的存在，而把它作为一篇变身愿望的故事来读。即认为通过孩子之口，说出的是人类共通或潜在的一种愿望。这种变身的渴求，也许是出自于生命体一种无意识的知觉：人生仅有一次，更换是不可能的。

但我想，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的真正意义，恐怕还是在于溅落在现实中的那个怪物本身。

这部发表于1902年的长篇幻想小说，是对我们在童话中所熟悉的怪物形象的一次反叛。怪物原始的那种神秘性和威严感在这里都荡然无存了。首先沙仙的出场就是被逼无奈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——它是被几双孩子的手硬从沙里给掘出来的，这多少有点辛酸和狼狈。但它还打肿脸充胖子，一个孩子高声喝道：“求求你，快点出来吧。”它姗姗地爬出来：“哼，可是你们请我出来的……”除掉一点自尊心，怪物的可怕似乎全湮没在沙子里了。

这完全不再是童话中法力无边的怪物了。

它不单长得像个丑八怪，而且魔法也所剩无几，但它却走进了孩子们的世界。所以日本的儿童文学评论家安藤美纪夫对伊迪丝·内斯比特的这种尝试赞不绝口，他说：“妖精的堕落不是儿童文学的堕落。与其说是妖精被插入了孩子的日常世界，还不如说，妖精开始大举进犯孩子的日常世界，是两个世界的相互扩张。”

从此，我们不是仅仅在童话中才能读到幻想的故事了，我们就是在现实题材的作品中，也能读到幻想的故事了。

这就是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的意义。

简单地说，正是因为有了伊迪丝·内斯比特的这部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幻想儿童文学。

在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之后，1904年，伊迪丝·内斯比特又发表了《五个孩子和凤凰与魔毯》，这本书的主人公还是上一本书中的几个孩子。这本书写得也十分好看，故事的一开头就能把我们紧紧地抓住：

孩子们不小心，把地毯给烧坏了。

妈妈新买了一条地毯，可孩子们在卷着的地毯里发现了一个蛋。这是一个很黄很亮的蛋，半透明，里面还闪烁着奇怪的光，像是有一个火球蛋黄。

这个蛋后来滚到了炉火里，结果，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：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，紧接着是很轻微的一声脆响，这蛋一分为二，从里面出来了一只火鸟。它在火焰中停顿了一会儿，张开翅膀飞出了火炉。

当一个孩子伸手想摸摸它时，它说话了：小心，我还没有凉下来呢！

.....

这本书与第一本书一样，一出版，就获得了孩子们的巨大反响，

于是伊迪丝·内斯比特欲罢不能，1906年又写出了这一系列的第三部：《四个孩子和一个护身符》。和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与《五个孩子和凤凰与魔毯》一样，这部作品也有着它的特殊意义。

伊迪丝·内斯比特是一位非常勇于创新的作家，这部《四个孩子和一个护身符》，被后人称之为“时间幻想小说”的开先河之作。

《四个孩子和一个护身符》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？

父亲远行，母亲住院，西里尔四兄妹被寄放在奶奶家里。一天，四个人在城里一家动物商店里发现了一个怪物。怪物的魔法早就已经丧失，但它让他们去古董店买回一块石头的护身符。

可护身符只剩下了一半。

“必须设法找到另外一半，”怪物说，“一块完整的护身符，才能逢凶化吉。这半块护身符能把你们带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”

二楼住着一位考古学家，他们请他辨认护身符上的字，他刚读完，那半块护身符就变成了碎块。考古学家告诉孩子们：要想找回那块完整的护身符，就一定要返回到过去。

他们念着护身符的名字，竟然真的潜入了过去，来到了八千年前的埃及……

在今天，时间旅行，已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话题了，甚至连科学幻想小说中都不常使用了。但在一百多年前，这可是一个大胆的创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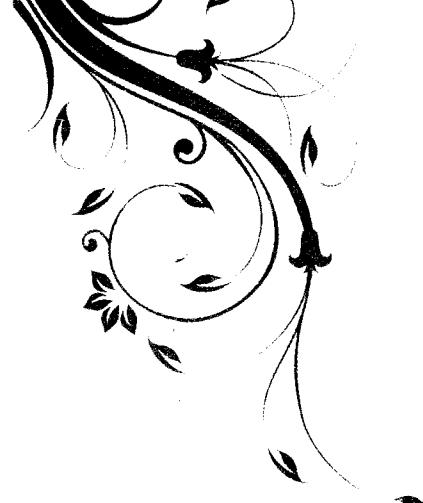
而且整部作品写得生动有趣，即使是在今天，我们读起来也丝

毫不感到陈旧乏味。难怪大学者、《纳尼亚王国传奇》的作者刘易斯当年对《四个孩子和一个护身符》也是一片激赏，他认为这是一部老少咸宜的作品，甚至得出了儿童文学的一条基准：“仅仅是让孩子们喜欢的故事是不良的儿童文学。”

你看，你更要读一读这部作品了。

读完了这几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，相信你一定会记住了一个伟大的名字：

伊迪丝·内斯比特。



目 录

1 老朋友沙仙	1
2 半个护身符	19
3 过去	34
4 八千年前	48
5 村子里的战斗	64
6 去巴比伦	79
7 城壕底下最深的地牢	97
8 王后光临伦敦	117
9 亚特兰蒂斯	141
10 黑女孩儿和恺撒	161
11 在法老面前	179
12 未来	201
13 锡岛沉船	223
14 心愿	241

1 老朋友沙仙

话说有一回，四个小朋友到乡下过暑假，住进一座白房子里，这白房子赏心悦目地位于一座大沙坑和一座大白垩矿场之间。有一天，也是他们运气好，竟然在那大沙坑里找到了一个怪物。这怪物的两只眼睛长在两个长触角上，活像一对蜗牛眼睛，还能像望远镜一样缩进去伸出来。它的耳朵是蝙蝠耳朵，圆滚滚的身体像蜘蛛，上面披着浓密的柔软细毛，手脚是猴子的手脚。它告诉四个孩子——对了，这四个孩子叫西里尔、罗伯特、安西娅和简——说它是一个“桑米阿德”，这是古名，也就是沙仙。它已经很老很老很老，要说它的生日，那几乎是在万物开始出现的那个年代。它又说，它在沙里被掩埋了千千万万年，可依然保持着它的仙人法力，这种法力之一，便是能够让人希望什么得到什么。你们知道，仙人都是有这种法力的。西里尔、罗伯特、安西娅和简这四个小朋友也当真

发现，他们提出的希望都一一实现了，只可惜他们提出的希望没有一次对头，变出来乱七八糟。因此到头来，他们提出的这些愚蠢希望反而害得他们陷入了如罗伯特所说的“绝境”。沙仙最后还是答应帮助他们脱险，只是有一个条件：他们要保证从此以后不再求它实现任何希望，也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因为它不想让人打扰，再给人实现任何希望了。在和它告别的时候，简彬彬有礼地说：

“我希望我们有一天会再见到你。”

沙仙听了这句友好的话十分感动，答应了这个希望。讲上面这整个故事的书叫做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，它结尾说了一句最吊人胃口的话：

他们（孩子们）当然的确再看到过它（沙仙），但那不是在这本小说里，也不是在一个沙坑，而是在一个非常，非常，非常不同的地方。那是在一个……不过我不说下去了……

我当时所以不说下去，因为我还知道孩子们到底将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再遇见沙仙。我当然知道孩子们是会遇见它的，因为它是一只说话不会不算数的怪物，它说出话来一定兑现，从不食言。这和向我们预报下星期四伦敦、南海岸和英吉利海峡天气的人是多么大不相同啊！^①

找到沙仙，沙仙实现了他们那些希望。他们在乡间度过了一个

① 注意：作者说的是一百年前的天气预报。

真真正正了不起的暑假，孩子们最希望的，就是下一个夏天再过上这么一个暑假。寒假上了《五个孩子和凤凰与魔毯》^① 里讲的那些奇事的当，失去了两件宝贝，这使孩子们大为扫兴，也更美美地希望到乡下去过下一个假期。他们感到，也确实有理由使他们感到，这世界充满了奇妙的事情——而他们也正是那种有幸会碰到奇妙事情的人。因此，他们一个劲儿地盼着下一个暑假，可是等到它到来，一切都变了，变得非常非常可怕。爸爸得出差去中国的东北，从那里发电报回来给他写稿的乏味报纸——叫《怒吼者日报》什么的报告战争^②消息。而妈妈，亲爱的可怜的妈妈，她到马德拉群岛^③去了，因为她害过一场重病，去那里疗养。小羊羔——就是小宝宝，他们的小弟弟和妈妈一起去了马德拉群岛。埃玛姨妈，她是他们妈妈的妹妹，忽然嫁给了雷金纳德叔叔，也就是他们爸爸的弟弟，他们两个双双去了中国。那地方太远了，你别想请求跟着到那里去度假，哪怕姨妈和叔叔再喜欢他们也不行。因此四个孩子留下来由老保姆照管，她住在伦敦的菲茨罗伊街，靠近不列颠博物馆。她对他们虽然是那么好，实际上比大多数大人更加宠爱他们，四个孩子还是觉得苦恼透顶。当马车离开，带走了他们的爸爸和他的箱子、枪和裹着野战餐具的羊皮毯，这时候即使是铁石心肠都要颤抖，女孩儿们完全控制不住了，互相拥抱着哭，男孩儿们各自从客厅一个阴

① 《五个孩子和凤凰与魔毯》是作者另一部写这几个孩子的奇遇的童话。

② 指 1904—1905 年的日俄战争，日本和俄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想独霸中国东北，打起来了。

③ 马德拉群岛是葡萄牙属北大西洋群岛。

暗的长窗朝外看，试图装作没有一个小男子汉会那么娘娘腔，哭哭啼啼的。

我希望你们明白，他们还没有怯懦到没等他们的爸爸走掉就哭，他们知道，就算没有这件事，爸爸已经够难过的了。但是等到爸爸走掉，每个男孩儿觉得好像已经忍了不知多少时候，现在想哭就怎么也得哭了，于是他们号啕大哭。

茶点有虾和水田芥叶，这让他们稍微快活一点。水田芥叶围着一个大肚子盐瓶，他们还没见过这样巧妙的摆法。不过这顿茶点还是吃得不开心。

吃过茶点以后，安西娅上楼到爸爸的房间，看到他不在那里是多么难过，想起他离开她一分钟比一分钟远，离俄国人的炮火却一分钟比一分钟近，她又哭了一阵。这时候她又想到妈妈，生了病，孤零零一个人，也许这时候正需要一个小女儿在她的头上洒点香水，沏点茶，她哭得更厉害了。接着她想起妈妈在临走的头一天晚上说过，安西娅是最大的女儿，要让其他孩子快活，以及诸如此类的话。于是她停止了哭，而且动起脑筋来。等到她再也想不下去了，她洗过脸，梳好头发，到楼下其他孩子那里去，尽量装出哭是她闻所未闻的事。

她看到客厅处于一片深深的忧郁气氛中，罗伯特费足了劲也没能把它消除掉一点，为了打发时间，他正在拉简的头发——拉得不重，但够逗弄她的。

“我说，”安西娅说道，“让我们来瞎聊聊吧！”

算起来，这句话是西里尔不小心说出希望英国有印第安人而印

第安人真出现了的那个可怕日子说的。安西娅这话一出口，让大家想起了上一个暑假，不由得大叹其气。

他们想到那座白房子和它美丽的乱糟糟的花园——有迟开的玫瑰、紫菀、金盏花和可爱的木樨草——想到那一大片荒地，有人曾经打算把它垦成果园，可如今呢，正如爸爸说的，成了“五英亩有些小樱桃树的大片野草地”。他们想到山谷的景致，石灰窑在阳光中看上去像阿拉丁的宫殿。他们想到他们自己的沙坑，坑边缘上那些黄草和细白梗野花，坑壁上那些小洞，它们是小崖沙燕的小前门。他们想到有一股百里香和蔷薇香味的新鲜空气，以及小路上农舍透来的炊烟味……他们朝老保姆沉闷的客厅四周看看，简说：

“唉，一切是多么的不同啊！”

的确如此。老保姆一直把房子出租给人，直到爸爸把几个孩子托她照看为止。她那些房间都照“出租”的样子布置。真奇怪，没有人把准备“出租”的房间布置得有一点跟准备自己住的样子相同。这个房间有深红色的厚呢窗帘——这种颜色连血染在上面也不会看出来——里面还有一道粗花边窗帘。地毯是黄色的紫色的，在莫名其妙的地方钉上点灰色和棕色的油布。壁炉里有刨花和金属丝。有个上蜡的桃花心木食橱，或者是个餐具橱，上面有把锁不起来的锁。还有些硬邦邦的椅子——太多了，编织的套子从坐垫上滑了下来，坐垫又都歪向一边。桌子上铺着一块绿色台布，那种绿色很不好看，周围是黄色的链式图案。壁炉上面有一面镜子，它让你照上去比你实际的样子更丑，也不管你本来就不怎么好看。壁炉台板上铺着带流苏的紫红色长毛绒，流苏跟长毛绒又不相配。一座可怕的时钟像

一座黑大理石坟墓——也跟坟墓一样寂静无声，因为它早就忘记该怎样滴答滴答响了。有几个漆花玻璃花瓶，但里面从来不插花。有一个上了漆的铃鼓，也从来没有人玩过。还有些上了漆的架子，上面什么也没有。

镶在槭木镜框里的铜版画：
女王、天国平原、议会大厦，
还有一个扁鼻子樵夫疲惫地归家。

书一共只有两本——去年12月的《火车时刻表》和孤零零一卷普卢姆里奇的《圣经新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详注》。还有……不过我再也不忍心把这房间里凄惨的景象说下去了。的确像简说的：一切都是多么的不同啊！

“让我们来瞎聊聊吧！”安西娅再说一遍。

“聊什么？”西里尔打着哈欠说。

“没有什么东西可聊的。”罗伯特愁眉苦脸地踢着桌子腿说。

“我不要聊。”简说，她的声音里一股抱怨的口气。

安西娅拼命忍耐着不生气，她成功了。

“瞧，”她说，“你们别以为我要说教或者让人讨厌什么的，我只是要像爸爸说的所谓明确处境。你们同意吗？”

“说吧。”西里尔一点儿不起劲地说。

“那好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老待在这里，只因为老保姆由于顶楼上住着那位可怜的学者先生而不能离开家。而爸爸又没有别的